

清 宫 艳 史

(下 册)

王皓沅 编著

申 畅 李鹤霞 流水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清 宫 艳 史 (上、下册)

王 峙 源 编著

申 畅 李 鹤 霞 流 水 校点

责任编辑：许 育

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

河南省中牟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.875印张 452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0册

ISBN7-5348-0139-7/1.73 全二册定价6.00

第五十一回

傅经略出兵缅甸 僧格桑弃父逃生

却说杨应琚既死，乾隆皇帝令伊犁将军明瑞移师往云南、贵州、相机剿办。

明瑞奉了圣旨，便即起程。既到了云南，明瑞以督师的名义，发了几只令箭，先后调满洲兵三千，云、贵、四川兵二万余名，大举征缅。令参赞额尔景额及提督谭五格率兵九千名出北路，由新街进行；自率兵万余人由木邦南下，约会于缅都阿瓦。启行时，连旬淫雨，泥泞难行，明瑞只得缓缓前进，自夏至冬始至木邦。木邦守兵，闻风早遁。明瑞留兵五千驻守，使通饷道，自率军渡锡箔江，进攻蛮结，连破缅甸十二垒，军威大振。乾隆帝闻报捷音，封明瑞诚勇嘉毅公，明瑞越加感奋，向缅都进发。途次险峻异常，马乏草，牛路途，缅人又坚壁清野，无粮可掠。将士请给营驻守，俟北路军有消息，再定进止。明瑞不允，仍督兵前趋。这时向导乏人，屡次迷路，旋绕了好几日，方到象孔，部兵疲惫已极。北路军仍无音信，象孔距缅尚七十里，明瑞因兵劳食尽，料知难达，乃回兵至猛笼，得了敌粮少许，留驻数日，待北路军。北路军仍旧不至，乃拟由原路退归。不防缅甸率众来追，声势浩大，明瑞且战且退，令部将观音保、哈国兴等，更番殿后，步步为营，每日只行三十里。缅兵虽不敢围

攻，奈总尾追不舍，每晨听清军吹角起行，他也起身追逐。行至蛮化，山路丛杂，明瑞令部兵扎营山顶，缅兵亦扎营山腰。明瑞传集诸将道：“敌兵藐我太甚，须杀他一阵方好！”观音保、哈国兴等唯唯听命，当下明瑞命观音保等分头埋伏。

次日五鼓，命兵士接连吹角，呜呜之声，震彻山谷。缅兵只道清军启行，争上山追逐。忽遇伏兵突出，万枪齐发，那时连忙奔逃，走得快的失足陨崖，走得慢的，中枪倒毙，趾顶相藉，坑谷皆满。自是缅兵不敢近逼，每夜必遁屯二十里外。明瑞伤将士休息数日，徐徐退回。到了小猛育已与木邦相近，猛听得胡哨齐起，四面敌兵麇集，约有好几万人。明瑞大惊，忙扎住了营，召诸将会议。将士自象孔退回，途中已行了六十日，这六十日内，昼夜防备追兵，没有一刻安宁，此时四面皆敌，眼见得不能敌挡。当下会议迎敌，诸将面面相觑。明瑞道：“敌已知我力竭，所以倾寨前来，但不知北路军情究竟如何？难道是统已覆没么？我现在只好决一死战，明知不能脱身，然到援绝势孤的时候，还没有一人不尽力，没有一人不敢死，将来敌亦知难而退。我死后继任的人，当容易办理了。诸将以为如何？”观音保道：“大帅且不怕死，何况我辈？惟我辈死在沙场内地还没人知晓，这到可虑！”明瑞道：“我拟乘夜突围，令兵士前行，我愿断后，那时敌兵追来，我好死挡一阵，前面的将士总可以逃脱几个，通报内地，叫他严守边疆，奏调别师，岂不是好！”当下议决，人人已知必死，到也没有什么伤感。

转瞬间已是黄昏，鼓角不鸣，拔寨齐出，哈国兴率领前队，观音保率领中队，明瑞与侍卫数十人率领亲兵数百名断

后。哈国兴一马当先冲杀出来，缅兵不及措手，竟被他冲开血路，杀出重围。及观音保继进，缅兵已四面包裹，把观音保围住。明瑞见中队被围，急率后军援应，舍命相争，人自为战，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。怎奈缅兵密密层层，旋绕上来。明瑞、观音保等冲破一重，又被第二重截住，冲破第二重，又被第三重围住，从黄昏到天明，四面一望，仍旧是铜墙铁壁一般。手下将士已伤亡过半，再接再厉，酣斗了两小时，观音保中枪倒毙，明瑞带领的侍卫，丧失殆尽，明瑞亦着了枪弹数粒，大吼一声而死。这场死战，只哈国兴带兵数百名逃归，余都覆没。正是可痛！

但北路的额尔景额一军究竟到那里去呢？原来额尔景额从新街南行，进次老官屯，被缅军阻住，相持月余，额尔景额病死，他的阿弟额尔登额代统全军，屡战屡败，退至早塔。缅兵由间道袭击木邦，木邦守兵五千人出战不利，飞书至滇中告急，总督鄂宁，七檄额尔登额往援，额尔登额不应，反迂道回铁壁关，再从明瑞出师的路程往救木邦。古语说道：“救兵如救火。”他却不走近路，转回关内，远绕而出。那时木邦早已陷没，留守将珠鲁纳等早已阵亡。缅兵从木邦回到小猛育，适值明瑞退到彼处，遂乘机邀击，后面追赶明瑞的缅兵，又乘势追上；还有老官屯及早塔诸处的缅众，也一并趋至。四面楚歌，遂把明瑞逼入鬼箠。总督鄂宁飞报败耗，乾隆帝大怒，立命鄂宁押解额尔登额及谭五格到京治罪；另授傅恒为经略大臣，阿里充、阿桂为副将军，舒赫德为参赞大臣，迅速赴滇，再议大举。傅恒等遵旨起程，额尔登额、谭五格已解到，有旨将额尔登凌迟处死，谭五格立斩决。罪犯亲族，一律充戍。旋因鄂宁不亲援明瑞，降补

福建巡抚，戴罪自效。云贵总督，着阿桂补授。阿桂先至云南，闻缅甸与西邻暹罗国开衅，拟约暹罗夹攻缅甸，旋因交通不便，复至罢议。

乾隆三十四年四月，经略傅恒至云南边境，拟分兵三路，水陆并进，调满汉精锐五六万名，骡马六万余匹，凡京城之神机火器，河南之火箭，四川之九节铜炮，湖南之铁鹿子及在滇制造的军装药械，靡不备齐。直到新秋，经略祭纛启行，渡过金沙江上游的戛鸠江，由西而南，孟拱、孟养各土司，献象献牛，还算孝顺。无如南方炎热未退，暑雨熏蒸，士马已多僵病，又未识道路，愈难深入。傅恒无可如何，退蛮莫。先是阿桂在蛮莫造舟，及舟成，得战舰百艘。闽、粤水师，陆续趋集，遂由蛮莫江出伊腊瓦底河，遥望缅兵，舫舟对岸，并有陆兵驻扎沙滩。阿桂、阿里充率步兵登岸，专攻敌营，副将哈国兴，侍卫海兰察，率舟师专攻敌舟。缅兵出营截击，阿桂令步兵齐放箭铳，复用劲骑左右冲入。缅兵抵敌不住，哗然溃散，哈国兴亦乘上风进攻敌舟。正欲迎敌，被风簸荡自相撞击，覆溺数千，江水为赤。阿里充经此一役，积劳成病，傅恒亦病不能兴，虑深入非计，令转攻老官屯敌垒。老官屯本额尔登额顿兵处，敌垒甚坚，编竖木栅，栅外掘濠，濠外又横卧大树，锐枝外向，清兵用大炮轰击，弹丸都被树枝挡住，不得奏效。再伐箐中数百丈老藤，系以巨钩，夜往钩栅，又被敌人砍断。复用盾牌持了油柴，沿栅纵火，适值反风，栅不能薰，反烧了自己的盾牌，只得却下。阿桂百计绸缪，想不出破敌法子，最后用了穴地埋药的计策，药线一燃，药性猛发，敌栅突起丈余，清兵鼓噪而前。总道这次可以破栅，谁知栅忽平落，俄顷栅复突起，旋又平落，如是三

次，棚不复动。緬兵也颇危怯，阿桂又遣战舰越过木棚，阻截西岸敌援，于是緬兵有乞和意。遣使议款，傅恒令进表纳贡，返土司侵地，緬使欲归木邦。蛮莫、孟拱、孟养诸土司议未协，緬使竟去。会阿里袞病歿，傅恒病亦加重，乃遣哈国兴单骑入棚，与緬帅权定和约。緬甸对中国行表贡礼，归俘虜，返土司侵地。中国将木邦、蛮莫、孟拱、孟养诸部人口，还付緬甸。傅恒遂焚舟燬炮，匆匆班师。这番出征，先后靡餉数千万，明瑞战死。傅恒、阿桂等虽称胜敌，其实也不算有功，所订和议，两边仍未尝实行。緬人索还土司，清廷征他入贡，双方仍然齟齬。傅恒回京后，忧虑而亡。乾隆皇帝颇为震悼，特赏治丧费三万两，皇帝亲自御祭，这样的恩典，皇帝也因傅夫人和福康安情分。

这时傅夫人年岁已老，姿色略减，乾隆皇帝在宫中，已别有宠爱，他两人的来去也疏淡些，但是对于福康安十分恩情，红热得同和坤不相上下。没事的时候，常召他进宫，赐宴赐物。福康安家里，御赐的东西堆满了屋子。这时福康安的官属职已封为忠锐嘉勇公。傅恒死后，皇帝并想令福康安备边，后来傅夫人怕緬地离京华万里，沿途风尘劳顿，没意叫福康安去，遂进宫求准了皇上，当下皇帝便命阿桂备边，酌出偏师，略緬边境。阿桂探闻緬酋孟致破灭暹罗，气势张甚，奏言偏师不足济事，不如休息数年复图大举。乾隆帝因他忤旨，将阿桂召还，遣尚书温福往代。緬事未了，两金川警报复至。

自大金川酋莎罗奔乞降后，川边平静了十多年，莎罗奔老病，兄子郎卡主土司事，渐渐桀骜，侵扰邻境，不受四川总督的命令。乾隆帝命川督阿尔泰檄川边九土司攻郎卡，九

土司中，惟小金川与绰斯甲，还算强大，其余如松冈、梭磨、卓克基、沃日、革布什梭、党坝、巴旺七土司，统是弱小，不是大金川敌手。阿尔泰虽奉了上谕，他意中只想苟且息事，命郎卡释怨修和。郎卡遂与绰斯甲联姻，并以女嫁小金川酋僧格桑。僧格桑即泽旺子，泽旺昏耄，由僧格桑代主土司。未几郎卡病死，郎卡子索诺卡与僧格桑为郎舅亲，订立攻守同盟的条约。后来僧格桑攻打沃日，阿尔泰不得不发兵援救，竟吃两个败仗。乾隆皇帝闻报，下旨责阿尔泰养痍贻患，罢职召回，停了几日即行赐死。一面调滇督温福，自云南赴四川督师征讨，又命侍郎桂林为川督，襄赞军事。温福、桂林先后到川，温福由汶川出西路，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，夹攻小金川。南路副将薛琮恃勇轻进，入黑龙沟，被番兵围住。薛琮向桂林处求救，桂林逗留不进，薛琮战死，全军陷没。桂林还隐匿不报，旋由温福奏闻，乃授阿桂为参赞大臣，代桂林职。阿桂军至，督兵渡小金川，连夺险要，直抵美诺。美诺系小金川巢穴，僧格桑出战不利，遂带了妻妾数人逃入大金川，只留老父泽旺病卧林中。阿桂到僧格桑营里，见格桑已走，只有一白发的老头子睡在床上，问时，晓得是僧格桑的父亲，便将他捆起，差人献到京里。不知僧格桑的父亲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历艰辛阿将军奏凯 平台乱福康安谗忠

却说阿桂擒住了泽旺，一面差人将他送到京师，一面下书到索诺木，叫他将僧格桑引渡出来。谁知索诺木不唯不奉命令，反骂辱来使，阿桂大怒，当下会同温福请旨清廷，任命温福为定边将军，阿桂为副将军，移师讨大金川，仍分两路进发。大金川地本险恶，从前讷亲、张广泗，屡遭失败，如今温福进兵，也被番众阻住。温福令提省董天弼还守小金川，自率兵驻扎木果木地方，番众照昔年故事，遍筑碉卡，抗拒清兵。温福也徒知攻碉，得不偿失。两边正相持不下，忽番兵从间道围攻，温福的兵和瓮中的鳖一般，被杀死的不可计数。温福到了这时，才奋勇起来，已是不及，当被一弹穿过喉际，倒地死了。兵士不是被杀，便是逃走，幸亏海兰察一骑兵杀来，才能出重围。

这时阿桂正在河东，听了这消息，忙报告皇帝。当由皇帝令阿桂为定西将军，丰伸额、明亮为副将军，并授福康安为征西总参赞大臣。一面又将泽旺在西市磔死，饬阿桂等扫穴犁庭，方许戴罪。阿桂等奉了朝命，感激圣恩，奋不顾身，分三路大进。这时是乾隆三十九年正月，直到七月方攻入穆山。索诺木见清兵攻入，大怯起来，忙将僧格桑杀死，连僧格桑的家属一并献出。后来阿桂仍是前进，在酷冷的天

气，并不停止。到了第二年正月，才攻到乌勒围。这乌勒围是索诺木的巢穴，防备得格外严密，不知死了多少兵士，才破入乌勒围。那索诺木早吓得一溜烟的逃去。偕同莎罗奔逃走到噶尔厘，会合了残部，死命的抵抗，只是不肯投降。清兵到了此时，奋勇前进，番兵分道抵抗，死命拒战。接连又是三月，才到了噶尔厘城下，兵士个个精神陡长，阿桂也奖励兵士。但算计自启行以来，至此已历两年，途中几经艰苦，恨不得立平噶尔厘，稍泄胸中忿气。奈攻了三五日，毫不见效，又攻了一二十日，虽轰坏城垛数处，仍被敌兵补好。直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，城中食尽，索诺木故与莎罗奔挈家族二十余人出降。阿桂立飭人献俘京师。乾隆帝御午门受俘，因索诺木、莎罗奔等罪大恶极，着凌迟处死，其余家族人等，或斩或绞，或永远监禁，或充发为奴。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，丰伸额本袭公爵，加赏继勇字号，明亮封一等襄勇伯；海兰察摧坚夺隘，格外超擢，封为一等超勇侯；福康安参赞有功，加封一等轻车都尉，照王公亲军校例，赏他仆从六品蓝翎三缺，给护卫，并同阿桂皆画像紫光阁。又命留明亮为四川将军，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，小金川为美诺厅，直隶四川省，令明亮镇守。阿桂等一律凯旋郊劳饮，至如傅恒例。

越数月，再命阿桂赴云南与总督李侍尧勘定边界，严修战备，拟再图缅甸。缅甸孟驳闻风知怯，愿奉表入贡，献还俘虏；惟求开关互市。阿桂令先将俘虏释放，他只放一半。后来孟驳死了，奉暹罗国郑照为王。郑照又病死，那雍籍牙少子孟云，服中国的天威，乃由木邦贡金塔一、驯象八及宝石、番毯等，款关求贡，并将俘虏一并送还。清廷乃敕赐册

印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，并谕暹罗、缅甸，不得继续用兵。自是暹罗、缅甸，统服属清朝。

乾隆皇帝见大小金川已平，缅甸、暹罗又服，心中快乐，便和福康安、和珅等，不是下棋便是吃酒。高兴的时候，和珅和皇帝常悄悄的微服出宫，私逛京城里有名的窑子。弄得不好，被御史们晓得了，碰头谏奏，皇帝总是一笑而已，只有刘统勋能正色直言的规谏。皇帝因他是个老忠臣，颇有几分忌憚，便是和珅看见了刘文正也有点胆寒。这且不说。

如今且说在这年的秋天，中国的属境台湾又有林爽文作乱，闹得天翻地覆，死掉不少的官兵。谈起这林爽文本没有什么势力，只因台民半是土著，半是客籍，彼此不睦，时常械斗。地方官不去弹压，爽文假和解为名，结了几个党羽，设起一个天地会来，起初入会的人，不过数十名，后来越结越多，连官署的差役也都入会。官吏虽有此风闻，终究得过且过，不愿查究，因此天地会竟横行了数十年。适值总兵官柴大纪受职到台，闻知天地会横行无忌，遂令台湾知府孙景燧，彰化知县俞峻，副将赫生额，游击耿世文带兵缉捕。这孙景燧等，统是酒囊饭袋，那里敢去缉捕会匪！奈因上峰督饬，没办法前去搜查。林爽文本住彰化县的大理棧，地方很是险僻，孙景燧等不敢深入，只在五里外扎营。无缘无故，将五里外的村落纵火焚毁，兵役乘势抢掠劫夺一空。

村中的百姓并非天地会党羽，无罪遭祸，铤而走险，都逃入大理棧中，哭报爽文，哀求保护。爽文乃纠众出来，夤夜攻营，孙景燧连忙逃走，带去的兵士，多被杀死。爽文遂进陷彰化，破诸罗，扰淡水。贪官污吏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柴大

纪忙令兵备道永福固守府城，自爽兵出城五十里到盐埕桥，遇着爽文前锋，奋力杀退，府城总算保全。大纪派人到福建告急，水师提督黄仕简，陆路提督任承恩，副将徐鼎士，陆续带兵渡海，来援台湾。大纪接着，由黄仕简分派将士，督令恢复诸城。不想福建的援兵统是没用，都被爽文杀败；任承恩亲攻敌巢，见了路途险僻，也畏怯不前。只柴大纪收复诸罗，凌濠增垒，力任守御。清廷因黄、任无功，严旨召还，命提督常青为靖逆将军，往台湾督师；又命署浙闽总督李侍尧，调粤兵四千，浙兵三千，驻防满兵一千赴台助剿。且因江南提督蓝元枚，系蓝廷珍子，素习台事，调赴军前与福州将军恒瑞同为参赞。各将吏次第进行。蓝元枚到台病卒，常青、恒瑞率兵数千至府城相近，与林爽文相遇。望将过去，旗帜隐隐，队伍层层，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吓得常青、恒瑞拍马而逃，走入城中。林爽文料他没用，不去攻城，只蚕食村落，胁令入会。旬日得十余万众，围攻诸罗。诸罗当南北要冲，为府城屏蔽，爽文因大纪扼守，最称勇悍，誓要破灭此城，免他作梗。因此把诸罗城团团围住，并分了一支党羽，截他饷道。大纪率守兵四千，昼夜防御，看了敌势少懈，复引兵突出，夺他輜重，城中粮饷，赖以不绝。爽文遣人诈降，又贿通内应，都被大纪察出，一一斩首。

这时候，常青遣总兵魏大斌，参将张万魁，游击田蓝玉，副将蔡攀龙等，往援诸罗。三次进兵，三次败退；恒瑞督兵进援，亦因敌势浩大，在途中扎住。清廷屡次催问，常青、恒瑞只请添兵。乾隆帝又将他革职，命福康安代常青，海兰察代恒瑞，升柴大纪为陆路提督参赞大臣，密令大纪卫民出城，再图进取。大纪奏言“诸罗为府城北障，诸罗失陷，

府城亦危；且半年来深沟高垒，守御甚固，一朝弃去，难以克复。城厢内外的百姓，不下四万，也不忍一概抛弃，任贼蹂躏，只有死守待援”等语。乾隆帝览了奏章，眼泪都熬不住，一点一滴，湿透奏本，随即传旨到台湾，嘉奖大纪，封大纪为义勇伯，改诸罗县为嘉义县，俟克复台湾，与福康安同来瞻觐云云。

这福康安本是公爵，又新得了镇远大将军威号，沿途声势煊赫，颐指气使，那些讨好的官员，一路上供献，约有五六十万银钱；并选了几个绝色女子，给福康安宠爱。到了福建，闻得林爽文势盛，有点胆寒，但是副将军海兰察英雄威武，愿当前敌，飞速进兵，仗着顺风，越海抵港，帆樯列数里。各村民见大兵云集，望风解散，争为向导。海兰察扬言攻大里栈，暗中拟直趋嘉义城。爽文恐大里栈有失，分兵回救，海兰察遂进兵嘉义，沿途遇着几处埋伏，统由海兰察冲散，怒马直入，所向披靡。到嘉义城下，奋战一场，杀退敌围，福康安闻前锋得胜，自然胆大起来，也领兵到嘉义城。柴大纪出城相迎，只向福康安请安，不行跪拜礼。福康安心中已是不悦，佯为谦逊，叫大纪并马入城，大纪也不推辞，跨马导入。照清朝军制，下属迎接上司，须要身执橐鞬，不能并马入城。柴大纪屡受褒封，身膺伯爵，自思与福康安也差不多，少许失礼，料亦无妨！岂知这福康安度量浅狭，挟恨怀仇，柴大纪的性命竟断送在福康安的手中。福康安入城后，休息一昼夜，仍命海兰察先进，自率兵为后应，往捣大里栈巢穴。

到了大里栈时已昏暮，大里栈中冲出一支人马，列炬迎战。海兰察分兵千余，暗伏沟塍间，候敌近来，铙矢齐发，

从暗击明，发无不中。敌众连忙灭火，鸣鼓来攻。海兰察复命军士接声冲击，毙敌无数，敌众到也抵死不退。海兰察跃马入阵，冲出敌背，竟赴大里杙，部众想回马去追，福康安兵已到，此时敌众仓皇失措，霎时溃散。海兰察入大里杙，林爽文拦截不住，携家属走集埔，大里杙巢穴一鼓荡平。只林爽文遁入集埔间，依险窜伏，叠石为垒，回环数里。海兰察偕侍卫数十名，易服缉捕，寻至集埔，已得敌踪。遂暗伐篱中老藤，扳垒而上，林爽文不及防备，被他擒住，爽文家属，没一个走脱。献至京师，尽行磔死。福康安、海兰察俱晋封公爵，独柴大纪偏革职拿问。

自福康安入嘉义城后，已着人驰递密奏，说大纪诡谲取巧，奏报不实。乾隆帝到也圣明，料知大纪屡蒙褒奖，稍涉自满，对福康安失礼，因被参劾。遂将这种旨意批发出来，福康安受了几句申饬，接连又是几本弹章，复运动那奉旨查办的德成，复奏大纪如何贪黷，如何宽纵？乾隆帝尚在未信，命浙闽总督李侍尧查奏。李侍尧畏福康安威势，自然随声附和。乾隆帝又将任承恩、恒瑞等逮回亲讯。任承恩、恒瑞等一千人犯都说大纪酿成祸乱，暗中制肘。凭你乾隆帝怎么英明，柴大纪怎么义勇，至此昏蔽诬蔑，就降了革职拿问的圣旨。柴大纪自念无辜，到京被讯，宁有凭空自诬的道理？自然呼冤置，乾隆帝亲加复讯，大纪仍微诉枉曲。不知柴大纪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纪晓岚妙解老头子 乾隆帝禅位嘉郡王

却说乾隆皇帝自复讯柴大纪，那两旁坐着和珅和刘统勋陪审。柴大纪受审时极口呼冤，皇帝不问青红皂白，喝令用刑，柴大纪晓得自己性命不保，便泼口大骂昏君奸臣。刘统勋坐在旁边，明知柴大纪冤枉，也无法挽救他，停了一回，皇帝圣旨下，令将柴大纪押往午门腰斩。那柴大纪临刑时，还大骂昏君奸臣，看的人都替他愤恨。柴大纪死后，那任承恩、恒瑞等反得保全性命。后来安南国又入犯中国，乾隆帝又命云贵总督大学士福康安发兵剿办，隔了一年，那安南国王阮文惠，知自抵敌不住，遂遣兄子光显奉表乞降。他的降表上改名光平，并自罪说蛮触自争，非敢抗衡上国，请来年亲觐京师，并愿立庙国中，祀中国死绥将士。福康安得了降表，遂奏请阮光平恭顺输诚，不必用兵。乾隆帝准奏，只责他两件事情。第一件因次年八旬万寿，飭光平来京祝嘏；第二件飭他在安南地方为许世亨等立祠，光平一一应允。遂赐光平敕印，封安南国王。黎维祁的家属，光平算不去灭他，由他投入广西。乾隆帝以天厌黎氏，不堪扶植，命他拿属来京，编入汉军旗籍。

次年，乾隆帝八旬万寿，举行了庆典，礼部定出祝嘏仪注，比从前万寿圣节，格外繁华，格外郑重。届了诞辰，阮

光平遵旨入覲，先行到京。暹罗、缅甸、朝鲜、琉球及西藏两喇嘛，蒙古各盟旗，西域各部落，俱遣使表祝。乾隆帝御太和殿，受庆贺礼，八荒环叩，万众嵩呼。礼毕入宫，皇子、皇孙、皇曾孙、皇玄孙依次舞彩，称祝如仪。宫廷内外，大宴三日，特旨普免天下钱粮，表示普天同庆的意思。又自称十全老人，御制十全记，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刊立碑石，留作乾隆朝代的大纪念。这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，多福多寿多男子，把人生荣华富贵的际遇，没一事不做到，没一件不享到。他的武功，上文已略叙，他的文事，亦非常讲究。即位的第一年，就开博学鸿词科，第二年又令未曾预考各生，一律补试。十四年，特旨命大学士九卿督抚保举经儒，授任国子监司业。南巡数次，经过的地方，尝召诸生试诗赋，举人、进士，中书等头衔，赏了不少；又编造巨籍，上自经注、史乘，下至音乐、方术、语学，约有数十种，比康熙时还要加倍。三十六年，开四库全书馆，把古今已刊未刊的书籍，统行编校，汇刻一部，命河间才子纪昀做了总裁。

纪昀字晓岚，博古通今，能言善辩。乾隆帝特别眷遇，别样事情，讲不胜讲，只据老头子三字的解释便见纪昀的辩才。原来纪昀的身子很是肥硕，生平最畏暑热。做总裁时，在馆内校书，适值盛夏，炎酷异常，他便赤着膊，圈了辫，危坐观书，巧逢乾隆帝踱入馆门，他不及披衣，忙钻入案下，不料已被乾隆帝瞧见，传旨馆中人照常办事，不必离座，馆中人一齐遵旨。乾隆帝便踱到纪昀的座旁静悄悄的坐着，纪昀伏了许久，汗流夹背，未免焦躁起来，听得馆中人寂静无声，就伸出头来问众人道：“老头子去了么？”语方脱口，转眼一瞧，座旁正坐着这位首出当阳的乾隆帝，向着

他道：“纪昀不得无礼！”纪昀此时，只得出来，穿好了衣，俯伏请罪。乾隆帝道：“你何故叫我老头子？有说可生。”众人听了这句上谕，都为纪昀捏了把汗。谁知纪昀却不慌不忙，从容奏道：“老头子三字，乃京中人对皇帝之称，并非臣敢臆造，容臣详奏：皇帝称万岁，岂不是老；皇帝居兆民之上，岂不是头；皇帝便是天子，所以称子，这老头子三字从此流传了。”乾隆帝捻须笑道：“你真是个淳于髡后身，你起来吧。”纪昀谢恩而起。从此乾隆帝越加优待，等《四库全书》告竣，连番擢用，任总宪三次，长礼部亦三次，此外如沈德潜、彭元瑞诸人，也蒙乾隆帝恩遇，然总不及纪昀的信任。

只是乾隆帝虽优礼文士，心中恰也时常防备。内阁学士胡中藻著《坚磨生诗集》，内中有触犯忌讳等语，遂把他梟首；鄂尔泰侄儿鄂昌，做了一篇《塞上吟》，称蒙古为胡儿，也说他暗斥满人，将他赐死；沈归愚录有黑牡丹诗，身后被讦，追夺官职；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《康熙字典》，别著《字贯》，又伤逮下狱；浙江举人徐述夔著《一柱楼诗》，不知如何吹毛索瘢，指他悖逆，他已经病死，还要把他戮尸。总之专制时代，皇帝是神圣无比，做臣子的能阿谀谄媚，多是好的，若是主文谏诤，便说他什么诋毁，什么叛逆，不是斩首，就是灭族。所以揣摩迎合的佞臣，日多一日。到乾隆晚年，金壬之徒，贿赂公行，乾隆帝只道是安富尊荣，威福无比，谁知暗地里已伏着许多狐群狗党。这狐群狗党的首领，系是谁人？就是大学士和珅，无论皇亲国戚，功臣文士，没有一个及得来和珅的尊宠。乾隆帝竟一日不能离开他，又把第十个公主嫁他儿子丰绅殷德。未嫁时候，乾